茅鹿門先生文集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復唐荆川司諫書

先生之文一切締情結胎信河流中之逆航矣然恐不免反之又力而矯之或過者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卽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卽唐之韓愈某初聞而疑之又從而思之其大較雖近而其中之深入處竊或以爲稍有未盡然者古來文章家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輿家所指龍法均之桀折

起伏左廻右顧前拱後繞不致衝射尖斜斯合龍法然其來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竊謂馬遷譬之秦中也韓愈譬之劒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吳會也中間神授逈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於六經則昆侖也所謂祖龍是已故愚竊謂今之有志於爲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至於馬遷則龍之出遊所謂大行華陰而之秦中者也故其氣尚雄厚其規制尚自宏遠若遽因歐曾以爲眼界是猶入金陵而覽吳會得其江山透迤之麗淺風樂土之便不復思履

殽函以窺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諸作其言不悖於
六經而其風調則或不免限於江南之形勝者故
某不肖妄自引斷爲文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
必歐曾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以擣中原
惟在乎形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
略耳而至於伏險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盡同哉
不審高明以爲何如承過愛敢據案對牘草草請
教不悉所言

再復唐司諫書

日者痛故郎中唐公孝廉至哀白不改今且沒矣

非得海內大賢厚望之士題其墓而令士大夫共傳之則唐君之誼當與露草同委矣死者泯泯則生者踽踽士大夫之出而仕孰不甘心於富貴紈綺池臺歌舞之侈其身及其子孫而亦何羨於彼之死不屬棺棺不及其葬爲也其黍縣吏之後則采其誼而聞之海內大賢厚望之士固其之責矣故敢因王生之抱經南來而具書以請先生云云得無重於采僕之鄙陋而輕於卹唐氏之行誼矣乎且唐君無過人才智獨其當父繫獄者三年卒爲之號痛而土寢蚊處於其外歿之日亦如之自

起家至荆署郎縉州縣印綬並大夫以上二十年於茲而身没之日無一椽以棲其棺據某言之雖未必與聞乎道謂非孝廉不可也先生猶以未及而爲辭何歟古人有聞其風而弔其墓者矣亦有得其道路之遺而爲之傳記者矣往往悲歌慷慨借之詞采以遺後世先生唯計其人可與不耳而何暇擇其而不而乎星附光於月則爍鏵因響於風則遠唐君潔白之誼非先生之文不傳傳之亦不遠百年之後士大夫載質而出猶且讀其文思慕其人徘徊於唐氏墓草之側而或不售於彼之

富貴紈綺池臺歌舞者是則先生之賜也亦予有司之事也惟高明亮焉外承示文稿一表且命坤稍爲議評筌次其後某慙非工於文者初不敢妄屬而繼至者再私揣先生之情或欲令不肖竊與聞金石之末而使之同聲耳謹忘鄙陋略加商確如別楮教之幸甚

別何吉陽司封書

僕無似附昊賢者同締欵好然以南北分蹤寤寐江海年亦數矣幸以知巳所推聯籍王路此或同聲之緣可奮大業天稍假之歳月當必不敢徒以

實跡金紫爲計者惜乎棲羽初揚即遭弋覩令厚鎩四海之志竟不得以尺寸施功命也嗟嗟宇宙古亦屢矣不數日予將西指太行下邯鄲道弔古之燕趙悲歌慷慨之遺而執事返楚郢入衡湘臨流而賦睇屈氏汨羅之深當必有豁然大笑泫然欲涕爲吾兩兩符證者矣何惑乎哉雖然達人覽萬物之故而不摧於毫釐志士殉百年之終而不毁於旦夕區區紛華越人可得而予奪之至於吾屬寸衷當自有火之所不能鑠而耗水之所不能厭而溺者願從此淘洗煆煉更求明切不知何日

得隨執事即對也妻臥床未脫兒復抱痘方在鞅掌故不能衝踏氷雪候送驪駒如何如何謹具草啓代致悃愊臀上在席不盡所言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當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於兄兄亦憐其同聲而好爲游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於月丘附阜於蘿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識見亦頗僕時相笑咤纍欷不已也僕今且操縣印綴於江海

之間者十年於此矣漁石入爲吏部尚書大鶴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廁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晩也然竟不能一日安於　朝廷之上隨被指訶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構力擠則寔起忌於同輩往怨於顯游彼其創謀不過欲搤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爲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爲風人之旨喑嗚滂湊故以寔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爲進不得附

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巖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於世即欲亾去匿身五湖煙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遽強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洺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晝而思當寢而夢巳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於後何者耻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建何者傳不云乎倕工於爲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爲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

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於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儻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於賦李陵蘇武之於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繇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躒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後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

韓昌黎爭雄當未辯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
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
各有能有不能儁才之思溢於兩者俱無能者也
然間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
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
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
瑣猥陋矣獨私知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扃鑰而
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草之中誰爲
予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採漢
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

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爲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略琴瑟柷敔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卽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噏虎嚙鷙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槼黍之度卽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

獨怪荊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致其至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迺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臥且坐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及僕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力鬬讀石建

傳郎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郎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寥廓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以蕃蘙鼪鼯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羇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僊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遊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咏物賦情

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文飾亂增葺于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物而譬釋氏之說佛法種種色色迴玄迴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祕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國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旨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於兄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於市也并附與潯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憫而裁教

之荷甚荷甚

與董潯陽内翰書

嘗觀古者朋友遠離或託之珮玖或申之蘭茝及其久矣不合則借山川訴鴻鴈以綿其道路之思而其引睇增欷有若兒女然者僕每恥笑之豈謂今日僕之於兄抑獨有爾者無他人生宇宙同心者寡時或參商情輒倍倂故也秋來露繁木葉漸脫四顧縶縶戀言靡由况以失職之人而憑之以蟲吟之候以憂讒之士而附之以室遠之思所謂夜彌永而路彌長南望江流忽不知涕之霑衣也

夏日皂隸湖南來得兄所贈手翰上下數千言大略皆易之避難之旨處困之戒蓋有楊惲之所不聞於會宗魏其之所不聞於高遂者何其忠也僕雖不敏當佩之衣帶以誓無忘而兄又嗔僕不能遠引孟氏動心忍性之旨以益其德俟知已者而用之反以盛年遽欲沉鬱自廢痼情癖志於文章詞賦之間以汨沒其好而其音頗不當有所刺懟嗟乎兄之愛我周矣僕豈敢爾哉蓋嘗聞之古人矣天地逆旅也升沉浮陰也榮名委蛻也好毀幻刼也人以其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焱

且不朽者唯區區心知而已而至於古今賢智之士馳騖於榮名好毀之間以快其生平者自達人視之葢一覷耳他不暇遠喻姑自僕近日所遊趙郡言之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之威名平原公子之好賓客當是時豈不矜名書能聲施當世哉而今已消歇其所稱高臺曲池繁謳艷舞連翩綽約震燿赫奕者不可復見而所遺一二墓宮頹然霜露荊棘之間往往賈豎牧兒相指視臥牛羊於其上耳彼且如是況其細者乎故晝夜刻行窮而益固者哲人之所以自適也恣名納時抑而多慧

者小人之所以自慼也前所奉兄書將以期月之間求爲去官而秘跡巗穴者葢慼日月之易邁傷事幾之不逢生而無聞炇而沒名謂與萎莽同耳此僕之有所托而逃焉而云云於左右也而兄之復廼欲遲知已者之及而用之豈不悖哉原兄之意豈不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方攬名延英而海內材藝謀哲之士龍翔虎蔚而進而僕又嘗偶竊聲名於時者往歲之事適爾而久之固自有知者然不知士之生世各有所適或遇或不遇命也兄抑嘗察仲舒所以逌扼於元封建元之間者

乎武皇帝漢之雄材大略之主不世出者也公孫弘名相也方弘之蔬食布衣折節虛巳開東閣以愽延天下賢良茂才之士盛矣而董仲舒號篤行明經儒也獨以睚眦之微不及録用相之江都徙之膠東逮身没而止何哉故曰遇不遇命也使當時或偶弘以其所推轂王臧趙綰者推之仲舒則他不敢過望如漢皇帝所與廷臣考文章叚正朔易服色草封禪明堂之儀以潤色一代之鴻業者舒亦稱愽古洽聞舊矣豈特嘿然無尺寸贊畫其閒乎然而不逢則亦飄然遠去而巳耳故曰君子

逢時則翥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葢嘗博觀古今之間巖穴之士不可勝道若虞卿脫萬戶侯卿相之印棄如敝屣困其身於梁者情有所爲也陶元亮一試彭澤不得志賦歸五柳完名環堵者志有所摩也嵇叔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不欲以章服揖拜上官者性有所便也而僕不佞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他日又嘗破內子璣縞之飾買書數千卷庋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爲樂也兄以爲當乎否乎將務易其道徘徊中外之間從諸君薄遊以成名

乎抑亦憫叔夜之不堪察元亮之有托性固有所專一而不化者而順之以適其志乎此固中心之微可與知者言難與他人道者而閒兄滿告北引僕將有進退之決於兄而待之漕河之閘故不勝感悽縷布所云幸爲我少駐官舟焉悉次第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馬孟河太史論史書

頃自轉官儀制還湖上時辱遣使札草草裁謝比至京隨被譴謫南北之音隔而不通者逾歲矣今年春得兄中禮部音甚喜已而復聞與館閣選復

大喜若此者非爲今人朋游宴好私其得一第一美官也蓋憤曾輩不偶於時久矣而一旦遇歐陽子驚異之薦之　天子又患曩時多忌才兄獨與選知者必深他日當待詔承明之廬列爲史官國家異日之史庶幾有助矣是以竊自欣躍忘寢食知是者累日故敢爲書賀於左右然而兄爲史官則史兄職也區區獻納之勤偶微有所聞亦不敢不詳畫於左右者嘗聞古者天子之史左則書動右則書言而又父子世繼其官凡欲書而不得書則父子爭死其職以書是以上而宮寢燕息之

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所貶損當世大人皆
得以法書而及其里巷山澤之間或有處士幽女
之行不得而聞知者又歲有采風之官以貢於天
子是以史官所書皆謂之實錄而唐宋以來益寖
微矣僕嘗讀歐陽公所上日曆疏爲欷歔傷憤久
之而　本朝之史僕不與聞然嘗聞與館職者云
大略如故閣老守溪王公所擬皐言是也信如是
則非惟　天子燕寢之微不得與聞以書如古
之史而其欲如宋日曆日書臣寮奏議朝廷裁置
與夫諸司供報之文亦不可得而必待易世之後

始以期月之閒遣官分曹具書其事由此言之他日　聖天子之鴻業其所載者詔令批答名公鉅卿之嘉謨善行其所托者章奏墓表諸文而其秘密之義或不得傳或傳而訛或時忠直之士遭讒被黜而屈抑不得顯或遐州僻邑孝子弟弟順孫貞婦貧食而不能自白之有司或公卿之後累至大官反得以氣力冒請謚銘以蓋先業易世之後所謂好毀名實皆出於羣吠之餘而曲直是非之隱泯然無所參質鉤攷而書之矣苟非有志與才而又其身當史職者嘿然釆其曲直是非於中外

雷同歧貳之間而有以待於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則　國家何以爲史以信後世也吁甚可悲已而今日之事猶有一二可言者天下茂材洽聞之士不得與館閣之選則已矣苟得與非若唐宋朝領而夕遷之必二十三十年而後出侍尚書又間有仍兼翰林之職則是終其身以史爲官也此或足稱古者世史一二遺意愚故以爲今日天下之有志於史者不得如古者日侍天子之禁中供起居注當自筮仕即遍擇天下多聞直諒之士與之交游諮詢中外之間務得夫朝廷之隱與公卿

大夫賢否是非之實四海九州街談巷議民風野
史之所可采皆得以日屬月累書而貯之大較如
史遷所稱予於某善故得聞云云予於某之子某
之孫善又予嘗過某處見長老某某云云之類必
皆據其實書而藏之以合記室此則不信乎簡冊
而信乎耳目不獨任乎諸司之供報而博咨乎天
下之公議他日所或可遺名山大壑之閒以備一
代之史此其說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之野僕竊
謂於今日之史也亦然近來士大夫閒多不論及
此獨嘗聞某人意欲效漢班固百官表以差嘗世

賢士大夫得失其所采各州縣志與百家誌銘世乘褒積甚多而未知果否僕嘗欲私請覩之適被罪斥故不及而或又云某多秘不令人知蓋孔子沒而後左丘明之徒相與述其春秋之旨以傳史遷沒數十年之後至其外孫楊惲史記之文始稍稍出也不如是則其所刺指或當世權力不免於禍彼誠取乎爾也此其志沉而閟富所可與私納共事者嗟乎僕竊有志而愧無其才又不得為京朝官與四方之賢者上下其議論區區欲蘊蓄憤蓋亦已矣間有故人為史官欲與之言又恐喚不

當令如是狂妄故抑鬱不以言而迺今適兄爲史
官能無如蘇長公之食不下咽也而罄其腸胃傾
吐之乎不勝惓惓伏唯加察而留意焉幸甚

謝張龍湖少宰書

嘗聞古有大臣處身於廊廟之間而中外之人隱
然卜其出處進退以爲安危當是時天下之士爭
客其門何哉蓋其心唯博攬天下之士習國家之
務以戴翼主上是以好之若饑渴求之若不及故
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子之粲兮此言其好賢之篤也賢者在位

不幸而中貴之人惡之同進者忌之而滃滃訿訿之讒日搆且至焉則爲之察緇白之跡斷羣疑之門然猶不勝其鬱抑憤惋之私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此言其惡讒之至也及賢者不勝其讒而退矣則又悲其去而冀其復故其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言賢者不在其位而猶不忘也於乎古之大臣於天下之士若此則爲士者孰敢不感恩慕義殫力畢智赴公家之急以報稱知己哉故

天下頌盛德而功業流後世我　朝　孝宗皇
帝時二三元老往往猶有古昔盛時憐才遺意而
武皇帝以來合已者則引而用之不合者則削去
之恐不當外庭之議則令私人煽微嫌起讒言以
攻刺之其搃出羅入弋多所不忍涕道者而於詩
人之風旨蓋蕩然澌滅不可復見於天下矣竊念
某浙之鄙士也上之不能秉仁抱義其次不能博
習國家典故及諳古今成敗得失之際又其次不
能倣古詞賦侍從之臣播爲樂歌聲詩薦之郊廟
被之金石又其次不能爲材智機辯及九九薄之

之技可以佐命一時者不過以其所習爲制科文字之末篇　天子甲第升斗之祿而已耳而又家世多微賤未嘗有相先之友於朝當釋褐初輒辱先生進之帷誦之下而與之遊且爲之納譽士大夫之間而曰某閒於文辭其資性頗解諳吏事他日固可使者此得之朋輩所傳屢矣而是時不肖又自量前二者迺先生過爲奬誘後輩之言而非其當故閒嘗私有所爲文辭及稍念　聖朝中外闕失之際而亦不敢以請者已而出爲縣吏而先生時擢南京吏部侍郎再入爲北吏部侍郎再

掌翰林院事相仍五七年以來不敢以尺牘片字通其殷勤問候豈敢以一日忘左右哉始進之士不敢浚求於公卿大夫之門故也而頃者當路以不肖兩爲縣吏稍務潔白竊民譽曾與廵行使者所薦十餘上部計其課以爲能而又朋輩以曩所傳聞於文辭之譽從而誤投之是以當路誤聽之而三月之間不次轉調此皆執事者采名而失其實之過也而於不肖何與哉然所坐譏訕以內士人闕員旣以憒吻於外又平日治官無狀得罪一二顯游復爲讒搆於內時難中覆互爲錮擊此正

亡維之楫而流衝波矣而比客有過不肖者曰子
調吏部初予適侍張公席上公覽報欣然曰此舉
誠快士論非有力量銓曹當不得是已而禍發莫
及又聞當路者過先生先生亦微出言欵救之及
所聞一二中貴私人之譏則又爲之以平日猜聽
之跡而反覆論佐之當路者雖不爲察而先生始
終忠愛之情則固上薄詩人之風旨而下不失弘
治時二三元老之遺意者悲乎悲乎不肖始無相
先之友旣辱禮進之矣宦遊遠道又無殷勤謁者
之通於左右而難發以來又未敢有一言滿伏之

請先生何獨采於區區之賤士至是哉俯而思之日月如流生無以為論而沒無以為報者已何復道哉何復道哉雖然嘗聞之矣古之君子當其才踈忤時往往取嗔貽訴不能以一日安於朝請及被貶竄之后益自發憤矯已勵行悔心遠罪習適當世而間以窮愁拂鬱之餘論著文采以表見後世此亦可以戮力明時報效知已之一端而又未量他日其能與否也廣平府署無名山大川然僻居古趙南壤無舟車厨傳奔走士大夫之勞而環郭以外多陂渠秔稻魚鴈荷芰之勝大較風土涉

略江南此或可以投寄羈臣孽子之跡而歌詠

聖朝者不勝感涕敬因從吏還部之便具啓陳謝

伏惟垂察而少憐焉

與李中麓太常書

不肖釋褐即受知門下十年於此矣以宦跡江海

不及附明公同朝而游而明公太常以後亦乞姓

名以歸林壑巖穴之間而不復出是以兩人者蹤

跡睽違音問踈濶丹徒時曾辱手教及篇撰一封

繇無便風不及裁報恚恨恚恨竊嘗伏念

聖朝以來弘治及

今皇上海内文人學士彬彬

盛時矣而 今皇上丙戌巳丑之間尤為卓犖
數多然往往不得擢用間被用者又不得通顯或
且不久其餘放棄罪廢者不可勝數明公蓋嘗思
其故與予嘗悲古之賢豪俊偉之士恨不生逢盛
世而又覊縶摧阻如此今天下之士不問識不識
皆曰李太常馳騁百家博極羣書可與漢劉向楊
雄相表裏而今亦至是別有說與官途者天下古
今之共轍也昔秦燔詩書坑學士孔氏之道幾絶
而漢武皇帝出而閔之號為雄才大略好文右賢
之君一時宰相如田蚡者黜道家言務隆推儒術

所進敘者百餘人而公孫弘自喜位通侯亦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大夫當是時海內之士沛艾而進矣然董仲舒之醇謹申公之篤行韓嬰轅固歐陽生之明經博古並不得推或推而不及顯而其所與推轂者迺或出於王臧趙綰之流何哉蓋人情樂軟熟而忌奇偉譽隨詭而惡激昂而閭有名賢獨得薄日月立功名者非其偶會必其能竊黃老短長之餘以自便於世故也若吾太常自度其能之否乎吾間嘗覘太常不能為軟熟而所駑者奇偉不能習隨詭而所自喜者激昂毋乃世之

所悅者在彼而明公之所持者在此與由是言之以明公之譽望而不免退處林壑巖穴之間者亦其勢也固無惑乎爾也然而區區獨有所不忘於明公者則又未嘗不以小其所失而大其所償何則尊官者榮名之符也其所乘短著述者聖賢之盛也其所托長故馬遷嘗感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而昌黎亦謂柳柳州使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有不欲以彼易此者天之畀明公以如是之材與識而又羈縶摧阻如此非厚有所托而然與明公還齊以來幾五七年而所得著書不可悚見

不知於漢劉向揚雄氏何如也僕時時問士大夫
從門下游者或云不知或云多詿疏古六經或云
近多過賔客歌舞酒奕以自娛而其所著者獨好
戲劇之詞然與否與客或以此病之然僕獨竊笑
客之陋者非所揣摩於賢者之深微也天之生才
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適夫既不得顯施譬之千里
之馬而困槽櫪之下其志常在奮報也不得不齧
足而悲鳴是以古之賢豪俊偉之士往往有所托
焉以發其悲滂慷慨抑鬱不平之衷或隱於釣或
困於鼓刀或擊筑乞食於市或歌或嘯或喑啞或

醫卜或恢諧或駁雜之數者非其故爲與時浮湛
者與而其中之所持則固有涸於世之耳目而非
其所見與聞者不肖南海之賤士也顧以知巳得
後明公涉名郎署未幾放去葢於明公先後不同
年賢愚不同調而其不能爲軟熟隨詭則適與賢
者同而今日之羇縶摧阻若固有所招致而然者
吾不知天之或有所屬意於間與否而其所飲恨
蓄憤與高山仰止之私寔懸懸於門下者不知其
何以慰我敎我也人生百年日月如流晝有所不
能食而夕有所不能寢者茲附永陽山人之便具

啓以獻外附拙稿數首借求削示伏惟少憐而垂
教焉幸甚幸甚

與陸贊齋論左氏春秋書

昨辱枉過偶出舊所注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之說當不得以攝稱非儀之言也歐陽永叔之言也夫以公穀由卜子夏數傳之後而口授之或雜而不經而左丘明魯人又親受業於孔氏者儀迺強絀其說而特歐陽子之從何哉求經於其傳譬之原律於其獄人之辭以覆之獄焉而不合則不得不反而愼之也左氏曰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

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弑之此魯自桓公以來傳之舊矣豈不曰隱公非攝也公子翬何以及桓之未立而請殺之隱苟自立矣何以欲須桓之長而授之也故左氏之謂公不書即位攝也以此然春秋之書所以嚴亂臣賊子之戒魯以降凡諸侯之沒但系之以卒而不以薨者是孔子惡其不請命於天子故絶其爲諸侯也夫以實爲諸侯猶論其罪而書而絶之而况隱特攝主也輒於其會盟遊觀之及亟稱公沒則書其薨而謚之耶此歟

陽子之所以不能無疑然歐陽子當時所及者特
經所書公與甍之一辭耳而非及其詳也夫魯人
之以隱公爲攝者謂惠公嘗立仲子爲夫人立君
以嫡不以長故隱公不當立而特攝之以待桓公
今按禮諸侯無二嫡元妃沒則以次妃攝內事古
所謂媵之以姪娣是也惠公元妃孟子沒仲子與
聲子均之爲媵妾之屬不得立惠公特嬖其色而
內惑之魯之父兄百官及國人當未之與也故孔
子於其沒而周宰咺之臨其喪也書之曰歸惠公
仲子之賵葢不與其爲夫人也妾不祔於姑不敢

以廟配於惠公故別爲宮以祠之書之曰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釋者曰考始事也譏不當立也志失也聲子没則以其子方爲國君故書之曰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推而尊之也經文所次大略無復疑者左氏特内有所受於隱公爲攝位者之說故於二年夫人子氏薨没其事不傳於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仍錯文曰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蓋因君氏以明夫人之稱仲子也然謂二年夫人子氏之薨爲仲子則元年七月宰咺之賵爲無從故傳之曰豫凶事杜元凱疏

曰仲子在而來賵也由今觀之贈死不及哀弔生不及尸古之人猶譏之天子之下賵諸侯之妾將以親附之也當其未沒而為凶事以臨之豈近於人情矣乎苟夫人之薨為仲子則於其賵亦當例書之曰歸夫人某氏之賵於其所考之宮亦書之曰考夫人子氏之宮何一人而特變例以書之也若其以尹氏為君氏抑嘗聞母以子貴矣未聞子以命母之氏也此又其瀆亂之甚者也僕是以未嘗獲覩公所訂趙昉劉原道者之說而竊疑左丘明之在當時蓋由魯人自桓公以來其所倡為攝

之說以文隱公之弑者非一日彼已耳習而熟之
及讀孔子春秋所首系元年之事沒其即位而不
書意孔子必以此故不復疑及其他所牴牾也則
從而牽飾之以證其事其說愈支而義愈以晦抑
不知孔子所不與仲子爲夫人已錯舉於經文所
書之中而隱公之非攝其可以互見也久矣

與陸東湖太保論　國事書

伏惟明公位在政府詩人所謂王室心膂爪牙之
寄者也十餘年以來其所彈壓奸邪表鎮國家入
則贊決大議出則擁護善類其威名所懾近自

宮掖輦轂遠至夷虜稚跣無問列侯貴人以及輿皁巖穴之賤僉呼曰某　天子社稷臣也海內外賢知之士彈冠濯纓於明公之門者肩且至矣幸而生與明公之州里雞犬相屬其望風慕誼尤所注切竊自曩歲遣謁時獲接顏色數年間其所以辱明公賜書而稍相酬和者僅一再至不敢進而與門下帷幄之士相後先明公抑嘗察而憐之否乎詩不云乎必有以也頃者函牋入朝適從粵州時稍以區區尺寸矢石之功督府抗疏論列僕自分孤蹇士也初非敢遽望中朝之齒而錄之者

賴明公並二三知已奮然軒順爲之訟言而執政者亦重念　國家內外多故方急介冑援例引錄此誠明公於僕出無求之中而爲厚知之援所謂信陵君之於夷門燕太子之於田光不是過也然則僕之感恩嚮風卿誼無窮雖其狷潔自好敢不從明公深遊傾吐其間乎竊惟明公之捍　國家他不暇論即如發故仇將軍奸狀一節言之仇將軍內刼　主上之寵以外誘彊虜擅威爽亂朝政身沒之日賴明公同一二執政發其奸孽暴其罪釁　天子赫然震怒戮其遺屍榜之四裔中

外之人懽然朝喧市躍以爲故將軍當得如是此
固今學士大夫之所能言他日史官稗家之所及
録而僕之愚則獨謂此特其外見者耳明公之盛
事不在此而在彼也何者漢有汲長孺淮南爲之
寢謀故將軍以強幹之臣而位肘腋其鷙驁猛鷙
飄忽奮迅之氣肆然横恣左右淩鑠中外甚至籍
兵飲馬於宮掖之間而自請得備宿衛其所冀望
非常欲如董卓桓溫故事者非一日矣上賴
天子威靈下及公輩方柄政府故數年以來其所
跅𨀤叱咤使不絕虜固不可測而翺翔容且睥睨

猶豫卒莫敢竊發已而飲鬱志憤竟病瘍以死由此言之則其折巳錮之奸錯未形之患隱然翼日月匡社稷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非明公之事已乎夫誅其身後之奸順而易而欲奪其寵盛之逼逆而難明其共憤之罪顯而易而欲摧其未發之禍隱而難然則今學士大夫之所言而未必能知他日史官稗家之所傳而未必及詳甚至朝廷之上亦有所不得論功而賞之者寔既多矣愚故曰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雖然僕之所望於明公則尤有進於是者僕不敢論今日之事姑

以漢論漢武皇帝之英風大略數千百年來所不世出之主也然在當時海內多故神仙土木祠祀征伐之事益已騷然矣未幾而有江充巫蠱之變國家之事頹爛崩壞幾不可收拾當時執政豈無深憂遠慮爲左右者乎特漢皇以英風大略之資而攬長駕遠馭之權於上大小臣工凛然莫敢自必其命故當元朔元封之間國家雖多可憂之事伏未形之患卒之畏威養禍以入於亂已而輪臺之悔則既晚矣及其末也猶幸博陸侯與位肘腋天下尋亦晏然得以享其擁昭立宣之治而漢亦

無恙自今觀之武皇帝臨年之托不以屬之文成五利諸所寵幸之人平津武安諸所材辯任事之臣而特以屬之強毅木訥如博陸侯彼亦得力忠義竭股肱內而贊諭帷幄調攝寢衛外而博求正士分列政府一切綱紀措置如善奕者按局而晝形遠近察虛實分子布筭而尋以收勝此於其間博陸侯之嶄然奮不顧身長慮却顧彷皇周旋所以獨謀於心而不謀於人謀於一二肘腋之士而不以謀於左右在庭之衆所以建萬世之業而垂之無窮者於今可想見也嗚呼亦雄矣使武皇早

爲寵任博陸侯輩亦得及巫蠱未作之前移其所以擁昭立宣者預爲之備則漢之大計可以嘿然坐而收也又何至顛躓踣頻舛裂皇惑如曩時乎今日之事大略與漢亦相表裏而在朝諸臣舍明公無敢他望所謂博陸侯者　主上神聖臣下莫及萬世之事固不可測也明公爲　國家世臣而十數年來仰荷　主上簡任倚繫中外之望特甚切也明公將奮然引身日月之際及今匡攝爲彼博陸侯者所不及乎抑亦姑爲浮湛特拔局而畫形遠近察虛實而分子布筭於其間如漢故

事令其旣壞而收之已乎其間利害之相權難易
之相懸雖三尺童子逆知其必在此而不在彼者
明公當籌之已熟慮之已審久矣萬萬無假僕輩
外庭之士呶呶然鄭口而從諛者然而僕竊聞於
心不敢以終隱也語曰士爲知者死言爲知巳者
傾僕蹇陋無似人也竊幸遇明公信陵燕丹之知
則後夷門田光而死於門下皆僕之事也曩旣仰
明公之捍　國家於始者與漢汲長孺相左右則
今日所以厚望明公收博陸侯之權而安享其全
功者計或如此故不敢不竭心悉慮以獻於左右

伏惟明公憐其愚察其忠而特賜俯納焉幸甚幸甚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

終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與李汲泉中丞議海寇事宜書

夏日得澹泉鄭公所疏我明公破海寇之略不勝躍然喜未幾聞明公且被吾浙閩之命矣則又不勝躍然喜蓋始則竊慕明公以經略之才稍以治兵自著見當不日且大用故稍爲我公喜已而竊憤吳越之間 高皇帝平定海宇百餘年來蓋已晏然於魚稻荷芰之間而不習兵革久矣今一

旦爲一二酋奴所煽誘遂相與羣亡命之徒蹂躪我人民焚刼我室廬攻燬我城邑　國家敉撫臣爲之督將募兵於海之上三年於茲然而諸州縣之間數震怖不給未有成功者何哉蓋患起於倉卒而又伏匿江海波濤之間非吏民及士大夫所習知故也吳越間故所辱明公按節處也以我公之材經略其間當不必爲之按圖而畫召長老而議而諸酋奴所爲弄兵之概可以抵掌而定矣儻竊有室家丘墓之憂能不爲之鬭蹶而歌且舞乎故又復大喜雖然抑重有爲明公憂者何則嚮之

淮海之間特其餘孽浮潮而至者爾明公少出師
卽可翦蕩駭覆而奪其氣彼旣不得利當不能再
至若吾閩淛則諸酋奴所蜂屯而蟻引世所出沒
門戶也非明公躬枹鼓督矢石親與諸將分功血
戰而制其死命則彼必不震恐畏縮非明公內固
州縣外散黨與而使吾氣日倍彼氣日衰則彼必
不悔禍謝過故竊爲我公展轉反覆審慮而熟處
而間有數條則一二年間所所據鄉邑傳聞海寇行
刼之略而稍爲綿蕞野議於其間者然久以宦遊
遠道不能遽悉地方次第特偶臆見所及不敢不

言不知能聞稱明公之摹畫稍可賜之施行否也
謹遣使馳賀并條書其所欲言者如左伏唯覽而
教之幸甚幸甚　一曰諜賊情吳越之間攷傳記
以來海寇爲患絕少　國初時亦由方谷珍張士
誠殘黨竄入島中因而煽誘倭奴相與爲亂
高皇帝命將出師數年無功已而降之黃榜赦去
罪人久而後定故自古寇盜之興必有禍因當事
者出而削平之必得其所以爲釁之因而始易爲
理假如齊田橫嘗聚徒五百人爲亂東海上漢高
皇帝遣使諭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未幾田橫乘

傳詣雒陽而齊遂定矣南粤王嘗攻長沙邊邑漢文皇帝以其丘墓在眞定特置守邑歲時奉祀又召其昆弟尊官厚寵之未幾而南粤王去帝制稱藩入貢矣卽如近年黃巖以來衆並稱倭奴入寇倭特東海諸夷之總名而不聞其某某島爲首亂以某事始釁也或謂其誘之者海賈王五峰徐碧溪等然要之諸海賈特以射厚利而出爾非欲長子孫海島也今久而不反蓋必有故二三年來當事者卒相與朝命將而暮勒戍而其疏奏所議道路所傳抑未聞謀慮及此以愚計之　國家之力已

大半為北虜所疲矣北虜雖強其所當諸邊山川之寥隔歲所防者秋深馬肥八九月間不滿百日而止爾且猶可斥堠而守也若海上之寇乘潮往來自温台寧紹以及杭嘉蘇松淮陽之間幾三千里東備則西擊南備則北擊决非　國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聞里中一男子自崑山為海寇所獲凡没於賊五十日而出歸語海寇大約艘凡二百人其諸酋長及從僉閩及吾温台寧波人間亦有徽人而閩所當者什之六七所謂倭而椎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此可見諸寇特挾倭以為號

而已而其實皆中州之人也夫旣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貲冐重利而入其旣也則相與行刼畏重罪而不能出彼皆有父母妻子丘墓室廬之思者愚以爲當詳諜海上之冦某爲首亂某爲佐其爲脇從又於閩之漳福泉州浙之寧波等處當行有司嚴爲保甲之法各籍其里之名氏而鉤考之而爲之鉤考者亦非欲遽籍而罪之也特令見在土著者不得望風而煽誘入海旣羣聚入海者廣令招諭曲緩其罪而出之且爲之下令大略賊從以下有自縛來歸者僉得免死有能手刃其黨

來歸者仍按級賞銀三十兩三級以上仍命爵一級有能誘衆面縛來歸者亦如之有能手刃所稱佐亂劇賊如某某者賞銀五百兩仍世襲千戶其嘗佐亂劇賊而能率所部來歸少或數十人多或百人以上者賞亦如之所部人獲免死仍優恤以差其手刃首亂某某來歸者賞銀一千兩仍世襲指揮使其爲首亂能自歸者亦除罪免死而能率所部二三百人以上自縛來歸者賞亦如之其所部人亦得免罪仍優恤以差凡賊中有能自縛告賊所在導官兵擊殺得勝者每二級准手刃一級

爵賞亦如之有能焚溺其舟并輜重兵仗來歸者
而告官驗實亦賞如手刃佐亂之賊又下令於閩
之漳福泉州及吾浙寧波等處各賊犯之父母妻
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自行首鳴者勿連坐不能
首鳴而他人告發驗實則以其罪罪之仍量以所
犯之貲充賞其爲若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
能私縛所犯來歸者並亦得免死賞如之有能以
姓名聞官因而詐入賊黨本圖誘所犯來歸所犯
卒不聽因而諜知賊情告官而令官兵擊殺得勝
或左計陷賊或自賊中焚溺其舟而出者賞亦如

之其故行匿黨而不以告者僉得論罪如律又下令傳示海島諸夷有能手刃首亂之賊或擊滅其黨數千百人以上効首虜以聞者賞以萬金加之封爵願歲通貢入市者聽如此則爲賊者外利官府之除罪懸賞內疑黨與之陰賊行叛爲賊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者旣奪於連坐例賞之法而又不忍其黨之終沒於賊而海島諸夷且謂從賊之利小而害相半擊賊之利大而又世之如此則賊自相駭亂當必應令而出而其勢固不能久矣伏惟尊裁　二日申軍令偰聞海寇之聚少者數十

百人多者不過一二千人非若北虜之動輒控弦數十萬而難以力勝者而二三年以來我兵數十出而六七敗甚且一夫躍呼而衆遂辟易潰亂望風而走自相蹂躪而死豈兵之弱至此哉由承平日久吏民不習見兵革而諸將之出未嘗申之以軍令故其兵未戰而氣不壯將戰而氣易怯往往易亂故也今　國家海內衆建之兵大略均之患在軍令不嚴而東南爲甚僕嘗督兵粵中其所部署諸將獨東蘭那地丹州之狼兵數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治兵大略如昔秦

人以効首虜爲上功其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而夾擊而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救之否則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隊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訛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既敗走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歸者斬一

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既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戰沒受上賞當其臨陣躍馬前鬬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敗而不可敗僕嘗擁千人夜半渡河令曰衆各啣枚攝衣而渡凡有聲者左右縛而前向已而衆皆畢渡而無聲矣又嘗夜半發百餘人伏叢草中期日中誘賊過草所不得動已而賊衆蒐路而前衆皆伏不敢見及逼陣則躍呼而起矣僕之約束豈能遽至此哉蓋其習之者

素故也近日東南之兵軍門雖設有旗牌矣獨鑒先年朱中丞公故事其所部署諸將失機者未嘗戮一將於轅門而諸將督戰所部軍或臨陣退縮者未嘗戮一卒於陣方敵之未至其伍先亂而有若見戲然矣及敵之既至則衆皆不戰而走而有若魚爛然矣然則兵安得效鬬而將安得有功償故以為今日之急莫先於申軍令以治兵非獨軍門得然下自兵備參將及各守備指揮千百戶隊長及他署兵有司並得遵奉軍門之令按軍法從事凡團操不如令者則綁打一百棍如例凡臨陣

督戰不如令者各許就陣斬級或截耳懸之於旗以號令軍衆一切治兵之條大略如三州狼兵之法而論功行賞必首死戰之士次及摧鋒破圍之士又次然後及斬級之士賞必自卒始罰必自將始如此今日東南之兵卽古吳越之兵矣不然旗牌設而不用與無同雖有百萬之兵無益於用也伏惟尊裁　三曰利器械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兵家以介胄爲先聞近日東南之兵大半無盔甲而海寇亦祼而鬬其無盔甲與我兵同而其死戰而前則我兵所不能支故其衆易走傑

舊嘗在粤中獨田州甲爲善自盔以下盆以堅生牛皮而油灌之甲特周前後胸背而已兩肩兩臂手及兩股𨤲别爲小牛角片置雲肩敵手等名色盔取其伸縮如意而便於戰鬬者試令召田州之工氏或廣中能倣製者而官自爲採料製之大略一盔甲則二三金可辦也又聞海寇之兵特𢴃在舞刀每輕我兵不能射倸竊謂及其所輕莫急於習弓弩而破其所𢴃莫急於倣狠兵燕尾牌之制近日東南之牌皆沉重而不利進退獨粤中燕尾牌以桐木或柁木爲之其長如人之身其廣不滿

尺其背如鰤魚然故仄身前逼雖嘗剃刃而不能斷其體輕故運如鳥翼而一切矢石皆可蔽僕背見廣中猿柳之兵善舞牌者其臨陣如鷙鳥而進不必盔甲而賊雖牆立不能傷此廣中所最尚者近欲訪置在浙中惟溫州桐木杴木爲多可易辦之其弓弩亦必揉兩廣毒藥以灌其鏃鏃著血縷則立死但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北懸射銀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令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則善弓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弓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矢弩師而能教百人善弩

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為百人之將矣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大略百人為率當以三十人手牌列如樓櫓而各持短兵相接其陣欲疏而不窄而三十人弓弩持滿而夾陣於手牌之間三十人則以長刀大斧或北方悶棍之類繼其後其餘十人則給使令薪水而已此器械之大較也至於火攻神鎗之屬則兵家第一義而於海戰尤為首功東南諸將當已勤習之矣僕故不及然此特可以用之舟師而陸戰或非

所先也伏唯尊裁　四曰分戰守僕久宦遊於外不能詳浙中諸將戰守事宜但據頃者道路所傳蘇松被寇之事推之則戰守之略似尚未得其次第者何以言之方其海寇之舳艫相望而進必由通海之門戶而入如蘇松之吳淞江劉家港之類是也古人云守險者必先設險於險之外守之其所謂海戰之重兵如各叅將所提閩廣募兵之類當設戰艦備火攻而謹斥堠以迎擊於沿海之上賊未泊岸則當夾水而陣以遮擊之賊既及岸則當隨其賊艘所屯之處而直擣之此則海上逐利

格鬭之兵也將之最猛兵之最精者可以當之州縣之兵則當於海之門戶之內或陽爲木檝樹枝以槎其津或陰縛鐵索木樁及沉破舟之類以塹其河或爲輕利飛舸以邀擊其旁內伏火攻外張疑幟列壘而守此海門戶之兵也將之稍材兵之稍強者可以當之至於府州縣間環城市而守特籍城內外市民之中量擇膂力者團操其閒爲之形聲而已兵與將俱無所事者何則強兵在外彼必不敢深入深入則首尾衡擊故也頃聞海寇深入崑山以及蘇州城或由吳江轉卯湖而出者葢

由各兵坌塹城而守始則不能迎擊於海上次則不能邀擊於劉家港所入太倉之處故其賊入如履無人之境得以狠籍猖㹻至此僕竊以爲皆失形實之大者也卽如浙中事體言之浙以東寧紹各府僕所不知浙以西則當屯重兵於澉浦乍浦之間西南則可以障海寧以上東北則可以障海鹽以下大畧當擇叅將如盧俞二君之類提兵數千列艦而守此當勤習海戰而使之往來逐利且鬭且躡所謂統責其成功之大者也至於分入杭嘉之間聞無通潮之津稍與蘇松事體不同此則

府縣及各指揮之中量責其材且勇者分地而守塞其要津堅壁清野或聯鄉兵以爲聲援或伏林麓以擊其不意或毀橋梁而陷之澤中所謂分責其成功之小者也然諸哨之兵又必各按其地圖而畫譬如奕棋者之分子布算賊犯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擊其左某兵擊其右又深入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迎其前某兵躡其後或賊不利而退則某兵爲張疑幟於某處以駭而覆之諸所分布之中計道路克期日迭相主客互爲約劑有不如節制者並得按軍法從事則戰守既分功罪自切

而不患無成功矣僕湖人也以湖州言之賊自海寧入則當守之石門賊自嘉興入則當守之皁林平望賊自蘇州入則當守之平望以及吳江太湖之口然要之海寇重兵其勢必不敢深入特慮浮刼之寇內有乘亂者窺我無備爲之深道而入或土著之賊詐稱海寇殺掠閭里急則詐稱官兵令我兵不得追躡此則有司之事所當嚴號令察奸細而預爲督捕者也聞近日湖中亦有聚徒數百者恐海寇未至內亂先伏矣僕湖人也有不敢盡言者伏唯尊裁　五曰擇官使官使有二一曰將領

曰郡縣有司近所任叅將俞君大猷盧君鏜僕雖未嘗交其人聞俞君舊在粤中善拊循士卒故得兵死力而盧君亦嘗手搏賊閩海間小大數十戰嘗有聲稱蓋皆一時之儁也然而浙之杭嘉與蘇松並爲錯齒之州聞其將士利害不相及往往此矛彼盾而海上之寇得以避實擊虛而乘其所之僕以爲故副總兵沈君希儀可以當今東南之大將也沈君之奇詭猛悍有古名將風舊爲淮揚總兵時僕適令丹徒方江上承平沈君囿無所著見僕嘗扣之其息深深如也已而入粤嘗聞沈君所

立戰功及其懾服諸蠻夷處雖傳記所載或不過之近雖位極身退然年僅六十聞其還粵以後稍有不自安而思出者譬之李廣歸藍田王翦還頻上出則更奮矣僕竊謂明公當及其憤而疏請之且沈君粵中宿將也　朝廷倘許之便宜從事敕令親爲籍部狼柳之兵數千或他將領可用者從蒼梧豫章順流而下僕知内多爲沈君所舊部而相信愛校之烏合之戍適用必不同至於各守備及江海諸衛用事之將僕竊謂並當會同督府疏名以聞大略當遍擇浙中衛所所部諸將或不足

則南京江西湖廣等處皆得博訪而任使之當責
其成功毋罪其小挫當擇其勇悍毋疵其短此選
將之略也至於近海郡縣有司尤當別議者何則
國無雞犬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當爲治最矣時
有羽檄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急使矣故語
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方漢匈奴
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矣
故漢武皇帝欲鬪匈奴如雲中上黨諸郡皆出材
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出爲守尉傑驁謂今
日明公之於寧紹杭嘉湖諸近海之州縣也亦然

明公當會同廵按通數十郡縣之長吏及其佐貳
並量其材而器使之大略近海患者則擇其强幹
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
籍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柔
靜之士明出納謹筦籥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
縣有司之略也明公倘不鄙試聞之　廟堂之上
或及採擇施行則於軍與亦少裨矣伏唯尊裁
六曰籍兵伍浙被海寇以來不知軍門所籍而用
之者何兵或云卽杭州及沿海衛所所籍之軍或
云調各府州縣民壯并販鹽之徒或云調處州弁

福州漳州兵又云調廣西狼兵僕久宦遊於外不能悉然以愚策之諸將所部署似不得專統以爲訓練之兵如此則恩不能拊循威不能專一必不能得其死力難以有功且今之衛所之軍與有司所籍民壯特空名焉而已善兵者汰而用之或什之一二可以約束而作也處州守坑之軍聞其性頗健鬬然亦恐未嘗勤習水戰福州及漳州兵當故勤習水戰矣聞其內多從海寇行奸利者故習海寇所嚮於諸兵中爲最特不知今所調入浙者若干廣西狼兵於今海內爲尤悍然不易得眞狼

也眞狠兵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其餘當不過柳州水東巖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如果則亦無以加於吾嘉湖販鹽者流也由愚計之一切調到客兵特當量假緩急以爲聲援策應之兵則可爾恐不得爲常而沿海郡縣所自部署勒習以爲歲戍之兵必於土著之中擇其膂力猛悍之士大略若杭嘉湖寧紹沿海販鹽無賴處州礦徒弁一切亡命者爲之太約杭州三千嘉興三千而温台寧紹亦各二三千多寡以差其費當括十一郡縣民壯弓兵之屬而通計之當其腹裏郡縣

則爲之減去其半或三分之二特量留什之二三以給城庫刑獄之役而已其餘並籍其費以歸於官令各兵備道親爲按歷州縣或擇諸州縣長吏破常格而募之且各州縣民壯弓兵之所食故額人七兩二錢然其民間所私相轉募一倍再倍者有之追呼道途之費尢不可筭約者請量爲併名額徵一十五兩籍二人之所食而募一人其數可三十金傑𩠹謂信如是則今之吳越之兵必可變弱而使之彊不知者難之以爲吳越之人多脆弱傑𩠹謂項籍常以八千子弟而戰秦師百萬於鉅

鹿之下卽今之會稽也我
高皇帝方與張士
誠相抗於蘇湖之間一時猛將如徐達常遇春之
流大小數十戰亦不得蹀躞長驅已而混一天下
之後稱亂者殆盡然後滅亡亦卽今之蘇湖也海
寇爲患閩近之里中年少者往往倖釁竊發椎剽
爲奸有司使能不惜厚貲以彼之食而招誘之三
江五湖之間未必無翩然可用者特恐費不支耳
不患無土著之兵也吾浙之中得土著之兵萬餘
人分列沿海郡縣所爲上下其食勾考其伍他兵
仗輜重廩餼犒賞之費則統於兵備親躬枹鼓時

相訓練其服食均勞苦則權於將領方其畫地而守則責之土著之兵以分壘於外而遇有警急然後調所募客兵以爲聲援如此則將有專屬之兵兵有專屬之將主客既分緩急可使此或一策也伏惟尊裁

七曰築城堡海上之寇與北虜同僉無攻城屠邑之略不過利在子女玉帛而已吳越僻處海上自古易姓革命之世僉獻圖受命未嘗有戮力抗師者故築城甚少近聞嘉善平湖蕭山餘姚慈谿諸縣已皆繕城然而桐鄉崇德尚未聞議及者此特邑而已至於市鎮如我湖歸安之雙

林菱湖璉市烏程之烏鎮南潯所環人煙小者數
千家大者萬家即其所聚當亦不下中州郡縣之
饒者僉當按其市居之田宅積貯而量其力之大
小爲之均其費之多寡各列丈尺而築之有司特
爲之約束期會鈎考布筭以責其成功而已而其
財不必籍之於官籍之於官則多出沒之弊其他
敵樓城門并水寨之屬非民間可以倒辦者官量
籍庫貯以助之至於鉅姓勢族而野處田間者或
二三家或五七家或一二十家所願隨便築堡者
亦聽近聞甘肅諸邊總督楊公嘗遍行之鑿北虜

數萬控弦其下亦不敢窺數家之堡而仰攻何者彼不過利之而已一攻堡則其內伏火器下礧石非擊殺數十百人必不能下彼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故也故倭寇竊謂吳越之間凡近海一二百里佥當令著姓居民遍爲列堡而守可也近訪其制大畧崇一丈二尺基廣八尺或九尺而上減其半環所居以爲方圓廣狹而隣之人有願并入做廬或急則欲斂子女而入因爲劃所有併築者聽如此則民間隨便興築墩堡相望而賊縱深入不能肆行殺掠之患矣或謂如此其勢必擾倭竊謂以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其力之所得爲而捍其患
之所不可支且不願者亦聽何怨之有伏唯尊裁
八日練鄉兵吳越江海之間幾二三千里必非
朝廷之兵所能遍爲戍守者漢患匈奴晁錯嘗
請徙富民實塞下葢使之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之
意若今日吳越之間則不必他徙富民而中自有
饒田宅千金萬金以上者廬相接也以愚計之當
倣兩廣之制其材力可以葢一里而部署百人上
下者則命之爲百長長有牌分爲若干隊各籍其
所部署百人者之名氏年貌與分執兵仗於其上

以待約束其材力可以益一〻鄉而部署千人上下者則命之爲千長長有牌分爲若干哨各籍其百長及所分哨之名氏年貌與互相聲援之略於其上以待約束其在官府特罰其不如令者與不均者而已不得數令追呼而擾之方其平居無事則千長得以擊牛灑歃血爲盟約劑於一鄉之中以稍申其聲援之約及其賊既逼境則千長得以舉火砲爲號合各百長之兵以赴援於賊所闖入之路以迎其至而擊其歸有不如約者即聽千長并百長各得以按軍法綁縛而告之有司有司輒按

軍法而治之如令各鄉之鉅姓大族除按丁外有能自募膂力伎擊之士以爲諸鄉兵之先者則各書其名於官無事則令訓練里之子弟而官量爲犒之以鼓其氣有警則責其摧鋒奮擊以爲里兵之倡而賞必倍之僕又聞察吳越之間其鉅家勢族往往有爲子弟不惜千金而鬻一官者倘爲疏之　朝廷凡民間所籍鄉兵或鉅家勢族所各自募之兵有能奮勇勦賊凡斬級者倍官兵之賞每級一百兩凡手斬三級以上者署爵一級如兩廣試巡檢之類而賞仍半之累功至五級以上得世

百戶累功至七級以上得世千戶凡所部之兵斬三級以上量為優之冠帶有子弟願補生員及都布按承差知印吏者聽五級以上准署爵一級如前或准送子弟一人國子監讀書或原係監生准選光祿監事署丞及五城兵馬等官七級以上亦得世百戶或願改錦衣世總旗者聽九級十級以上得世千戶或願改錦衣世百戶者聽十一二級以上得世指揮使或願改錦衣千戶者聽或係監生願補內閣文華武英等殿及兩房中書舍人之職亦得酌量如例如此則吳越之間非惟各思保

其妻子室廬之有抑且兢慕夫爵賞寵祿之及爭相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而其氣百倍矣較之官府歲調客兵其所當利害緩急尤有間者伏唯尊裁

與阮函峰中丞書

奉別時不意此賊突然劇至日來不得一追隨戎馬之間甚恨甚恨還家後即已攜妻子入郡城然譬之穴處之鼠不知彼中嚮背虛實及我公所晨盪將士相機截殺事宜但據郡縣哨探者傳聞賊圍乍湧八日已而退散四潰海寧崇德之間聲言南犯省下又云賊已亡舟並從徒步且賊勢雖衆

其實中土之人十當七八烏合四引並無紀律果
如此則兵法所謂可多方以誤之亂而取之者也
夫彼之所以舍舟而進以爲如去年故事可以自
省城一面焚刼一面擄舟長驅而下也今聞省城
遠近居民並已搬移大小舟檝河港已絕則此賊
前不得掠當必蟻引徧仁和錢塘海寧德清之間
又無巳當或蔓延轉入湖州萬一果入湖州南自
塘棲而下次大海漾次菱湖次湖跌漾次前山漾
次碧浪湖次郡城之下迤東則思溪次雙林次東
阡又東則吳江之鶯脰湖瀾溪諸處四面皆水壑

也公倘與督府公併力引兵相爲掎角彼此形聲
且戰且躡大略於水兵則擇三府之輕銳者乘以
飛舸伏善射者於中馳逐而射如遇賊衆列艦而
前特爲法鑛佛郞機諸火器橫衝而直擊之於陸
兵則擇廣江土兵處兵山東直隸兵分哨而布相
地利塹林阻不得輕鬬或俟水兵蹂躪之後因而
夾擊或俟彼之失利因而乘勝突戰或出彼之不
測因而掩擊此萬萬可以得志者自塘棲以下所
謂五湖巨浸之間並可效勝一戰而成百年之功
不肖之所翹首以願聞者一應事宜已載別幅以

前區區皆候賊過塘棲水戰大較也至於賊或猶在海寧錢塘之間又當以陸戰爲策相機分哨不能遽悉總歸有二迎敵者則嚴陣以待之不得輕爲賊兵所餌兵法所謂其阻如林葢以鎮其黠猾嫖姚之氣也此則賊所衆知者也伏擊者則設詐以乘之擇地利以布各兵横衝掩擊突起其後兵法所謂鷙鳥將擊必掩其形葢以奪其氣亂其耳目而覆之也此則賊所必不能知者也相隔旣遠相念彌深不勝區區草草奉布外救府守城事宜十萬生靈所係萬唯速賜施行

與趙玉泉大廵書

東南數郡始被冦以來州縣望風如燬蓋以承平旣乆武備盡廢倉皇窘迫固宜至此至於　朝廷命將徵兵已及數年卒無成功愚妄意將無專權十羊九牧故也古人命將則廟見專閫以外一切繕財養士生殺封拜不由中覆甚且專空頭敕便宜行事至敵國外夷得權厚賄以深入行間間有小挫亦唯責其成功而往往寛其文法故得以緩急如意國家征伐之權則旣移之撫臣而不以專之將領巳與前代有間矣撫臣所專不能越千里

以外於是總之督府他如總兵何卿沈希儀輩皆
川廣名將也比聞其至所部署者不過所携家丁
數十人與本處一二百烏合游食之卒而已更無
數千專領之兵及一切不貲之費令得以恣其出
入使之厚賞搆諜其間而督府雖設有旗牌往往
訓練未嘗一按軍法行事及出師望風而潰未聞
於軍前戮一偏裨之將以肅其氣信如此則何以
有效鬭之士而制勝也近又設重臣以監視之頗
聞彼東此西督府及將領以下往往望風懷譏自
相疑懼以彼事體與唐人監兵故事何異此萬萬

成功所難者明公今日之事首當建及者也其次則選調客兵一節如今年三州狠兵永順土兵最爲驍悍不幸事機既失不及全功難以再調近到川兵尚未聞處分愚獨以爲倭奴所長在利刃諸兵不能支然無盔甲唯擇善射者能覆之當於河南山東北直隸民兵奇兵及河間保定達官數內量擇射之最精者一二千人以爲前鋒仍挑膂力倍人善悶棍者佐之大較不過三千此或今日全勝之兵也各兵皆已籍而養之在官不必他有厚費且今年十一月以後明年五月以前正其下操

圍之時量爲調發一用亦無不可者他種種事宜
曩已稍詳所寄李汲泉中丞書中嘗塵尊覽矣大
較於浙東及海上馬㻬諸山事機悉所不詳至於
嘉湖蘇松所可便宜嚮之區區或多近似者也內
如諜賊情一條尤爲喫緊近聞海中各島紛紛競
起軍門與兵數年尚不得彼中一二要領何以緩
急諜敵明公達練當世况舊歷閩海其寇中一切
蜂起蟻聚之始及其兵連禍結之久當必有剖如
日月者顧山谷之跡無繇待教耳或曰非通海市
必不可散彼黨而諜彼情此今日所急者嚮嘗面

及不敢再議至於救府備海寇尤與沿海諸郡不同湖多巨浸旁溪而海寇所奪舟楫而入不便馳逐况湖中多販鹽亡命以射虎打生爲業者皆强弩徤鬬之士也倘按七州縣山田地蕩每畝歲括銀一分以上可得五六萬金卽於歸安烏程長興各縣募鹽徒二千虎手五百打生五百卽籍其所故習鹽船爲水戰之兵於中擇厚貲而勢衆多智謀才略者部署之大畧人給每年工食銀一十五兩計兵三千該歲費四萬五千兩至於兵仗則人各舟其舟弩其弩鎗砲其鎗砲並不必官府別設

間有補緝所費不多特火器火攻并一切賞賚之費此在明公擇他郡佐貳有異材者量移於此以專責之名曰湖中水戰之兵竊討海寇所長者在舞利刃我兵特飛舸以乘之必不與陸鬬彼之利刃無所施海寇所短者在不甲而裸鬬吾遠在百步以外選虎手打生之最精者乘利而射之近在數步以內則聚鹽徒之最得者操長篙及鎗砲諸器以蹂之彼萬萬不得利而深入者愚初歸時嘗以此說郡守公矣郡守公亦集諸鄉先生共計而諾已而不果施行恐括財既多易起他議故遂中

止耳抑不知近日烏程各縣所集糧長兵船夫戶兵船里長兵船一節所費不貲並皆脆弱游惰之丁況人與船器不相習十無一堪者至於有司乘此科罰旦暮如織上官不能制其盈縮百姓不能窺其出入此所謂以虛聲而濫實費其實蔑無可用者也倘明公下有司罷去糧里一切兵夫而按田以養兵一則家各按產之多寡出其百一以繕兵而所費頗均一則官能籍其健鬬之卒故乘之舟故習之兵伏人與器相習而緩急得用一則既設專官統專兵之後唯以海寇息滅為期歲終不

止則按畝括財如故可以久遠施行愚見如此至杭嘉寧紹以上又與救郡事體不同不敢妄及但此賊乗潮往來必非調到客兵所能久戍而於鄉兵不可不為置緣則竊恐各府括財繕兵大約亦當準此伏唯尊裁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　終